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灤陽續錄四

觀弈道人撰

劉香畹言有老儒宿于親串家俄主人之婿至無賴子也彼此氣味不相入皆不願同住一屋乃移老儒于別室其婿睨之而笑莫喻其故也室亦雅潔筆硯書籍皆具老儒於燈下寫書寄家忽一女子立燈下色不甚麗而風致頗嫺雅老儒知其爲鬼然殊不畏舉手指燈曰旣來此不可閒立可剪燭女子遽滅其燈逼而對立老儒怒急以手摩硯上墨瀋摑其面而塗之曰以此爲識明日尋汝尸判而焚之鬼呀然一聲去次日以告主人

主人曰原有婢死於此室夜每出擾人故惟白晝與客坐夜無人宿昨無地安置君揣君者德碩學鬼必不出不虞其仍現形也乃悟其壻竊笑之故此鬼多以月下行院中後家人或有偶遇者卽掩面急走他日留心伺之面上仍墨汚狼藉鬼有形無質不知何以能受色當仍是有質之物久成精魅借婢幻形耳酉陽雜俎曰郭元振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矚目出於燈下元振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其物遂滅後隨進閒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數斗所題句在焉是亦一證也

烏魯木齊農家多就水灌田就田起屋故不能比間而居住往往有自築數椽四無隣舍如杜工部詩所謂一村者且人無徭役地無丈量納三十畝之稅卽可坐耕數百畝之產故深岩窮谷此類尤多有吉木薩軍士入山行獵望見一家門戶堅閉而院中似有十餘馬鞍轡悉具度必瑪哈沁所據噪而圍之瑪哈沁見勢衆棄鍋帳突圍去衆憚其死鬪亦遂不追入門見骸骨狼藉寂無一人惟隱隱有泣聲尋視見幼童約十三四裸體懸窻櫺上解縛問之曰瑪哈沁四日前來父兄與鬪不勝卽一家並被縛率一日牽二人至山谿洗濯曳歸共轡

割炙食男婦七八人並盡矣今日臨行洗濯我畢將就  
食中一人搖手止之雖不解額魯特語觀其指畫似欲  
支解爲數段各携於馬上爲糧幸兵至棄去今得更生  
泣絮絮不止問其孤苦引歸營中姑使執雜役童子因  
言其家尙有物理窖中營弁使導往發掘則銀幣衣物  
甚多細詢童子乃知其父兄並劫盜其行劫必於驛路  
近山處瞭見一二車孤行前後十里無援者突起殺其  
人卽以車載尸入深山至車不能通則合手以巨斧碎  
之與尸及襍被並投於絕澗惟以馬馱貨去再至馬不  
能通則又投羈紕於絕澗縱馬任其所往其負之由鳥

道歸計去行劫處數百里矣歸而窖藏一兩年乃使人  
僞爲商販繞道至闢展諸處賣於市故多年無覺者而  
不虞瑪哈沁之滅其門也童子以幼免連坐後亦牧馬  
墜崖死遂無遺種此事余在軍幕所經理以盜已死遂  
置無論由今思之此盜蹤跡詭祕猝不易緝乃有瑪哈  
沁來以報其慘殺之罪瑪哈沁食人無饜乃留一童子  
以明其召禍之由此中似有神理非偶然也盜姓名久  
忘惟童子墜崖時所司牒報記名秋兒云

佃戶劉破車婦云嘗一日早起乘涼掃院見屋後草棚  
中有二人裸臥驚呼其夫來則隣人之女與其月作人

也並僵臥似已死俄隣人亦至心知其故而不知何以至此以薑湯灌甦不能自諱云久相約而偈仄無隙地乘雨後墻缺天又陰晦知破車草棚無人遂藉草私會倦而憇尚相戀未起忽雲破月來皎然如晝回顧棚中坐有七八鬼指點揶揄遂驚怖失魂至今始醒衆以爲奇破車婦云我家故無鬼是鬼欲觀戲劇隨之而來先從兄懋園曰何處無鬼何處無鬼觀戲劇但人有見有不見耳此事不奇也因憶福建困關公館俗謂之水口大學士楊公督浙閩時所重建值余出巡語余曰公至水口公館夜有所見慎勿怖不爲害也余嘗宿是地已下鏈

睡因天暑移牀近窻隔紗幌視天晴陰時雖月黑而檐掛六燈尙未燼見院中黑影畧似人形在階前或坐或臥或行或立而寂然無一聲夜半再視之仍在至雞鳴乃漸漸縮入地試問驛吏均不知也余曰公爲使相當有鬼神爲陰從余焉有是公巨不然仙霞關內此地爲水陸要衝用兵者所必爭明季唐王

國初鄭氏耿氏戰鬪殺傷不知其幾此其沉淪之魄乘室宇空虛而竊據有大官來則避而出耳此亦足證無處無鬼之說

老僕施祥嘗曰天下惟鬼最癡鬼據之室人多不住偶

然有客來宿不過暫居耳暫讓之何害而必出擾之遇  
祿命重血氣剛者多自敗甚或符籙効治更蹈不測卽  
不然而人既不居屋必不葺久而自圯汝又何歸耶老  
僕劉文斗曰此語誠有理然誰能傳與鬼知汝母乃更  
疑於鬼姚安公聞之曰劉文斗正患不癡耳祥小字舉  
兒與姚安公同庚八歲卽爲公伴讀數年始能闡誦千  
字文開卷乃不識一字然天性忠直視主人之事如已  
事雖嫌怨不避爾時家中外倚祥內倚廖媪故百事皆  
井井雍正甲寅余年十一元夜偶買玩物祥啟張大夫  
人曰四官今日游燈市買雜物若干錢固不足惜先生

明日卽開館不知顧戲弄耶顧讀書耶太夫人首肯曰  
汝言是卽收而鍵諸篋此雖細事實言人所難言也今  
眼中遂無此人徘徊四顧遠想慨然

先兄晴湖第四子汝來幼韶秀余最愛之亦頗知讀書  
娶婦生子後忽患顛狂如無人料理卽髮不薙面不盥  
夏或衣絮冬或衣葛不自知也然亦無疾病似寒暑不  
侵者呼之食卽食不呼之食亦不索或自取市中餅餌  
呼兒童共食不問其價所殘剩亦不顧惜或一兩日覓  
之不得忽自歸一日徧索無迹或云村外柳林內似彷彿  
有人趨視已端坐僵矣其爲迷惑而死未可知也其

或自有所得托以混迹緣盡而化去亦未可知也憶余  
從福建歸里時見余猶跪拜如禮拜訖卒然曰叔大辛  
苦余曰是無奈何又卒然曰叔不覺辛苦耶默默退去  
後思其言似若有意故至今終莫能測之

姚安公言廬江孫起山先生謁選時貧無資斧沿途僱  
驢而行北方所謂短盤也一日至河間南門外僱驢未  
得大雨驟來避民家屋檐下主人見之怒曰造屋時汝  
未出錢築地時汝未出力何無故坐此推之立雨中時  
河間猶未改題缺起山入都不數月竟掣得是縣赴任  
時此人識之惶愧自悔謀賣屋移家起山聞之名來笑

而語之曰吾何至與汝輩較今既經此後無復然亦忠  
厚養福之道也因舉一事曰吾鄉有愛蒔花者一夜偶  
起見數女子立花下皆非素識知爲狐魅遽擲以塊曰  
妖物何得偷看花一女子笑而荅曰君自晝賞我自夜  
遊於君何礙夜夜來此花不損一莖一葉於花又何礙  
遽見聲色何鄙吝至此耶吾非不能揉碎君花恐人謂  
我輩所見亦與君等故不爲耳飄然共去後亦無他狐  
尚不與此輩較我乃不及狐耶後此人終不自安移家  
莫知所往起山嘆曰小人之心竟謂天下皆小人  
太原申鐵蟾好以香奩艷體寓不遇之感嘗謁某公未

見戲爲無題詩曰亞粉圍牆罨畫樓隔窗聞撥鈿篋  
分去聲無信使通青鳥枉遣遊人駐紫騮月姊定應隨顧  
兔星娥可止待牽牛垂楊疎處雕櫳近只恨珠簾不上  
鉤殊有玉溪生風致王近光曰似不應疑及織女誣蟻  
仙靈余曰已矣哉織女別黃姑一年一度一相見彼此  
隔河何事無元微之詩也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罷織  
一相聞只應不憚牽牛妬故把支機石贈君李義山詩  
也微之之意在於雙文義山之意在於令狐文士掉弄  
筆墨借爲比喻初與織女無涉鐵蟾此語亦猶元李之  
志云爾未爲誣蟻仙靈也至於純構虛詞宛如實事指

其時地撰以姓名靈怪集所載郭翰遇織女事

今伏此

條見太平廣

記六十八則悖妄之甚矣夫詞人引用漁獵百家原

不能一一核實然過于誣罔亦不可不知蓋自莊列寓

言借以抒意戰國諸子雜說彌多讖緯稗官遞相祖述

遂有肆無忌憚之時如李尤獨異志誣伏羲兄妹爲夫

婦已屬喪心張華博物志更誣及尼山尤爲狂吠

案張華不

應悖妄至此

始後人依託如是者不一而足今尚流傳可爲痛恨又

有依傍史文穿鑿鍛煉如漢書賈誼傳有太守吳公愛

幸之之語駢語雕龍

此書明人所撰陳枚刻之不著作者姓名

遂列長沙於

變童類中註曰大儒爲龍陽史記高帝本紀稱母媼在



大澤中太公往視見有交龍其上晁以道詩遂有殺翁  
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句以高帝乃龍交所生  
非大公子左傳有成風私事季友敬嬴私事襄仲之文  
私事云者密相交結以謀立其子而已後儒拘泥私字  
雖朱子亦有却是大惡之言如是者亦不一而足學者  
當考校真妄均不可炫博矜奇遽執為談柄也

從叔梅庵公言族中有二少年

此余小時聞公所說忘其字號大槩是伯叔行

也聞某墓中有狐迹夜攜銃往共伏草中伺之以背相  
倚而睡醒則二人之髮交結為一貫穿繚繞猝不可解  
互相牽掣不能行亦不能立稍稍轉動即彼此呼痛膠

擾徹曉望見行路者始呼至斷以佩刀狼狽而返憤欲  
往報父老曰彼無形聲非力所勝且無故而侵彼理亦  
不直侮實自召又何讐焉讐必敗滋甚二人乃止此狐  
小虐之使警不深創之以激其必報亦可謂善自全矣  
然小虐亦足以激怒不如斂戢勿動使伺之無迹彌善  
也

太和門丹墀下有石匱莫知何名亦莫知所貯何物德

春齋前輩云

春齋名德保與定圃前輩同名乾隆壬戌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故當時以大德保

小德保圖裕齋之先德昔督理別之云

殿工時曾開視之以問裕齋曰信然其中皆黃色細屑

僅半匱不能滿凝結如土坯審似是米穀歲久所化也余謂

丹堦左之石闕既貯嘉量則此爲五穀於理較近且大駕鹵部中象背寶瓶亦貯五穀蓋稼穡維寶古訓相傳八政首食見於洪範定制之意誠淵乎遠矣

宣武門子城內如培塿者五砌之以磚土人云五火神墓明成祖北征時用火仁火義火禮火智火信製飛礮破元兵於亂柴溝後以其術太精恐或爲變殺而葬於是立五竿於麗譙側歲時祭之使鬼有所歸不爲厲焉後成祖轉生爲莊烈帝五人轉生李自成張獻忠諸賊

乃復讐也此齊東之語非惟正史無此文卽明一代釋官小說充棟汗牛亦從未言及斯人斯事也戊子秋余見漢軍步校董某言聞之京營舊卒云此水平也京城地勢惟宣武門最低衢巷之水遇雨皆滙於子城每夜雨太驟守卒卽起視此培塿水將及頂則呼開門以洩之沒頂則門扉爲水所壅不能啟矣今日久漸忘故或有時阻礙也其城上五竿則與白塔信礮相表裏設聞信礮則晝懸旗夜懸燈耳與五火神何與哉此言似乎近理當有所受之

科場撥卷受撥者意多不愜此亦人情然亦視其卷何

如耳壬午順天鄉試余充同考官時閱卷尚不得一合

字卷文甚工而詩不佳因甫改試詩之制可以恕論遂

呈薦主考梁文莊公已取中矣臨填草榜梁公病其何

不改乎此度句侵下文改字題為始吾於人也四句駁落別撥一

合字備卷與余先視其詩第六聯曰素娥寒對影顧免

夜眠香題為月中桂已喜其秀逸及觀其第七聯曰倚樹思

吳質吟詩憶許棠遂躍然曰吳剛字質故李賀李憑鑿

篋引曰吳質不眠倚柱樹露脚斜飛濕寒免此詩選本

皆不錄非曾見昌谷集者不知也華州試月申桂詩舉

許棠為第一人棠詩今不傳非曾見王定保摭言許敏

大唐詩紀事者不知也中彼卷之開花臨上界持斧有

仙郎何如中此詩乎微公撥入亦自願易之即朱子類

也放榜後時已九月貧無絮衣蔣心餘素與唱和借衣

與之乃來見以所作詩為贄余丙子扈從時古北口車

馬壅塞就旅舍小憩見壁上一詩剝殘過半惟三四句

可辨最愛其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一語

以為雲中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不是過也惜

不得姓名及展其卷此詩在焉乃知針芥契合已在六

七年前相與嘆息者久之子穎待余景盡禮歿後其二

子承父之志見余尚依依有情翰墨四緣良非偶爾何

嘗以撥房為親疎哉余嚴江舟中詩曰山色空濛淡似烟參差綠到大江邊斜陽流水推篷坐處處隨人欲上船實從萬山句奪胎嘗以語子穎日人言青出於藍今日乃藍出於青子穎雖遜謝意似默可此亦詩壇之佳話并附錄於此

先師介野園先生官禮部侍郎扈從南巡卒於路卒前一夕有星隕於舟前卒後京師尚未知施夫人夢公乘馬至門前騎從甚都然佇立不肯入但遣人傳語曰家中好自料理吾去矣匆匆竟過夢中以為時方扈從疑或有急差遣故不暇入覺後乃驚怕比因問至即公卒之夜也公屢掌文柄凡四主會試四主鄉試其他雜試殆不可縷數嘗有

恩榮宴詩曰鸚鵡新班宴

御園案鸚鵡新班不知出典當時擬問公竟因循忘之摧頽老鶴也乘軒龍津

橋上黃金榜四見門生作狀元丁丑年作也于文襄公亦贈以聯曰天下文章同軌轍門墻桃李牛公卿可謂儒者之至榮然日者推公之命云終於一品武階他日或以將軍出鎮耶公笑曰信如君言則將軍不好武矣及公卒

聖心悼惜

特贈都統蓋公雖官禮曹而兼攝副都統其扈從也以副都統班行故即武秩進一階日者之術亦可云有驗

矣

乱仙多偽托古人然亦時有小驗温鐵山前輩各温敏乙丑進

士官至盛京侍郎嘗遇扶乩者問壽幾何乩判曰甲子年華有

二秋以為當六十二後二年卒乃知二秋為二年蓋靈

鬼時亦能前知也又聞山東巡撫國公扶乩問壽乩判

曰不知問仙人豈有所不知判曰他人可知公則不可

知修短有數常人盡其所稟而已若封疆重鎮操生殺

予奪之權一政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福壽可以增一政

不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禍壽亦可以減此即司命之神

不能預為註定何況於吾豈不聞蘇頲誤殺二人減二

年壽婁師德亦誤殺二人減十年壽耶然則年命之事

公當自問不必問吾也此言乃鑿然中理恐所遇竟真

仙矣

族叔育萬言張歌橋之北有人見黑狐醉臥場屋中

守視穀麥小屋俗謂之場屋初欲擒捕既而念狐能致財乃覆以衣

而坐守之狐睡醒伸縮數四即成人形甚感其護視遂

相與為友狐亦時有所餽贈一日問狐曰設有人匿君

家君能隱蔽弗露乎曰能又問君能憑附人身狂走乎

曰亦能此人即懇乞曰吾家酷貧君所惠不足以贍而

又愧于數瀆君今里中某甲甚富而甚畏訟頃聞覓一

婦司庖吾欲使婦往應居數日伺隙逃出藏君家而吾以失婦陽欲訟婦尙粗有姿首可誣以蜚語脅多金得金之後公憑附使奔至某甲別墅中然後使人覓得則承惠多矣狐如所言果得多金覓婦返後某甲以在其別墅亦不敢復問然此婦狂疾竟不愈恒自粧飾夜似與人共嬉笑而禁其夫勿使前急往問狐狐言無是理試往偵之俄歸而頓足曰敗矣是某甲家樓上狐悅君婦之色乘吾出而被入也此狐非我所能敵無如何矣此人固懇不已狐正色曰譬如君里中某暴橫如虎使彼強據人婦君能代爭乎後其婦顛癩日甚且具發其

夫之陰謀針灸効治皆無效卒以瘵死里人皆曰此人狡黠如鬼而又濟以狐之幻宜無患矣不虞以狐召狐如螳螂黃雀之相伺也古詩曰利旁有倚刀貧人還自賊信矣

門人王廷詔言忻州有以貧鬻婦者去幾二載忽自歸云初彼買時引至一人家旋有一道士至携之入山意甚疑懼然業已賣與無如何道士令閉目即聞兩耳風颼颼俄令開目已在一高峯上室廬華潔有婦女二十餘人共來問訊云此是仙府無苦也因問到此何事曰更番侍祖師寢耳此間金銀如山積珠翠錦繡嘉餽珍

果皆役使鬼神隨呼立至服食日用皆比擬王侯惟每月一回小痛楚亦不害耳因指曰此處倉庫此處庖厨此我輩居處此祖師居處指最高處兩室曰此祖師拜尺拜斗處此祖師鍊銀處亦有給使之人然無一男子也自是每白晝則呼入薦枕席至夜則祖師升壇禮拜始各歸寢惟月信落紅後則淨禡内外衣以紅絨爲巨綆縛大木上手足不能絲毫動併以綿丸塞口啞不能聲祖師持金管如箸尋視脉穴刺入兩臂兩股肉內吮吸其血頗爲酷毒吮吸後以藥末糝創孔卽不覺痛頃刻結痂次日痂落如初矣其地極高俯視雲雨皆在下

忽一日狂飈陡起黑雲如墨壓山頂雷電激射勢極可怖祖師惶遽呼二十餘女並裸露環抱其身如肉屏風火光入室者數次皆一掣卽返俄一龍爪大如箕於人叢中攫祖師去霹靂一聲山谷震動天地晦冥覺昏瞶如睡夢稍醒則已臥道旁詢問居人知去家僅數百里乃以臂鉏易敝衣遮體乞食得歸也忻州人尙有及見此婦者面色枯槁不久患瘵而卒蓋精血爲道士採盡矣據其所言蓋卽燒金御女之士其術靈幻如是尙不免於天誅况不得其傳徒受妄人之蠱惑而冀得神仙不亦慎哉

江南吳孝廉朱石君之門生也。美才天逝，其婦誓以身殉而屢縊，不能死。忽燈下孝廉形見，曰：「易綵服，則死矣。」從其言，果絕。孝廉鄉人錄其事，徵詩作者甚衆。余亦爲題二律，而石君爲作墓誌於孝廉之坎。坳烈婦之慷慨，皆深致悼惜。而此事一字不及，或疑其鄉人之粉飾，余曰：「非也。」文章流別，各有體裁。郭璞註《山海經》：「穆天子傳於西王母事，鋪叙綦詳，其註爾雅釋地：「於西至西王母句，不過曰西方昏荒之國而已，不更益一語也。」蓋註經之體裁，當如是耳。金石之文，與史傳相表裏，不可與稗官雜記比，亦不可與詞賦比。石君博極羣書，深知著作

之流別，其不著此事於墓誌，古文法也。豈以其僞而削之哉？余老多遺忘，記孝廉名承紱烈婦之姓氏，竟不能憶，始存其畧於此，俟屢蹕。

回鑿當更求其事狀詳著之焉。

老僕施祥嘗乘馬夜行至張白四野空曠，黑暗中有數人擲沙泥馬驚嘶不進，祥知是鬼叱之曰：「我不至爾墟墓間，何爲犯我羣鬼？」擲曰：「自作劇耳，誰與爾論理？」祥怒曰：「旣不論理，是尋鬪也。」卽下馬以鞭橫擊之，喧鬪良久，力且不敵。馬又跳踉掣其肘，意方窘急，忽遙見一鬼狂奔來厲聲呼曰：「此吾好友爾等，毋造次羣鬼遂散。」祥



開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上馬馳歸亦不及問其爲誰次日携酒於昨處奠之示靈響寂然不應矣祥之所友不過廝養屠沽耳而九泉之下故人之情乃如是

門人吳鍾僑嘗作如願小傳寓言滑稽以文爲戲也後作蜀中一令值金川之役以監運火藥歿於路詩文皆散佚惟此篇偶得於故紙中附錄於此其詞曰如願者水府之女神昔彭澤清洪君以贈廬陵歐明者是也事事能給人之求故有是名水府在在皆有之其遇與不遇則繫人之祿命耳有四人同訪道涉歷江海遇龍神召之曰鑿汝等精進今各賜如願一卽有四女子隨

行其一人求無不獲意極適不數月病且死女子曰今世之所享皆前生之所積君夙生所積今數月銷盡矣請歸報命是人果不起又一人求無不獲意猶未已至冬月求鮮荔巨如瓜者女子曰豁壑可盈是不可饜非神道所能給亦辭去又一人所求有獲有不獲以告女子女子曰神道之力亦有差等吾有能致不能致也然日中必昃月盈必虧有所不足正君之福不見彼先逝者乎是人惕然女子遂隨之不去又一人雖得如願未嘗有求如願時爲自致之亦蹙然不自安女子曰君道高矣君福厚矣天地鑒之鬼神佑之無求之獲十倍有

求可無待乎我我惟陰左右之而已矣他日相遇各道  
其事或喜或悵曰惜哉逝者之不聞也此鍾僑弄筆狡  
獍之文偶一爲之以資懲勸亦無所不可如累牘連篇  
動成卷帙則非著書之體矣

郭石洲言河南一巨室宦成歸里年六十餘矣強健如  
少壯恒蓄幼妾三四人至二十歲則治奩具而嫁之皆  
宛然完璧娶者多陰頌其德人亦多樂以女鬻之然在  
其家時枕衾狎昵與常人同或以爲但取紅鉛供藥餌  
或以爲徒悅耳目實老不能男莫知其審也後其家婢  
媼私洩之實使女而男淫耳有老友密叩虛實殊不自

諱曰吾血氣尙盛不能絕嗜慾御女猶可以生子實懼  
爲身後累欲漁男色又懼艾猴之事爲子孫羞是以出  
此間道也此事奇創古所未聞夫閨房之內何所不有  
牀第事可勿深論惟歲歲轉易使良家女得再嫁名似  
於人有損而不稽其婚期不損其貞體又似於人有恩  
此種公案竟無以斷其是非戈芥舟前輩曰是不難斷  
直恃其多財法外縱淫耳昔竇二東之行劫必留其禦  
寒之衣衾還鄉之資斧自以爲德此老之有恩亦若是  
而已矣

里有丁一士者矯捷多力兼習技擊超距之術兩三丈

之高可翩然上兩三丈之濶可翩然越也余幼時猶及見之嘗求覩其技使余立一過廳中余面向前門則立前門外面相對余轉面後門則立後門外面相對如是者七八度蓋一躍卽飛過屋脊耳後過杜林鎮遇一友邀飲橋畔酒肆中酒酣其立河岸友曰能越此乎一士應聲聳身過友招使還應聲又至足甫及岸不虞岸已將圯近水陡立處開裂有紋一士未見誤踏其上岸崩二尺許遂隨之墜河順流而去素不習水但從波心踊起數尺能直上而不能旁近岸仍墜水中如是數四力盡竟溺焉蓋天下之患莫大於有所恃恃財者終以財

敗恃勢者終以勢敗恃智者終以智敗恃力者終以力敗有所恃則敢於蹈險故也田侯松巖於灤陽買一勞山杖自題詩曰月夕花晨伴我行路當坦處亦防傾敢因恃爾心無慮便向崎嶇步不平斯真閱歷之言可貴而佩者矣

滄州甜水井有老尼曰慧師父不知其爲名爲號亦不知是此慧字否但相招呼之云爾余幼時嘗見其出入外祖張公家戒律謹嚴併糖不食曰糖亦猪脂所點成也不衣裘曰寢皮與食肉同也不衣綢絹曰一尺之帛千蠶之命也供佛麪筋必自製曰市中皆以足踏也焚

香必敲石取火曰竈火不潔也清齋一食取足自給不營營募化外祖家一僕婦以一布爲施尼熟視識之曰布施須用已財方爲功德宅中爲失此布咎小婢數人佛豈受如此物耶婦以情告曰初謂布有數十疋未必一一細檢故偶取其一不料累人受捶楚日相詛咒心實不安故布施求懺罪耳尼擲還之日然則何不密送原處人亦得白汝亦自安耶後婦死數年其弟子乃洩其事故人得知之乾隆甲戌乙亥間年已七八十矣忽過余家云將詣潭柘寺禮佛爲小尼受戒余偶話前事搖首曰實無此事小妖尼饒舌耳相與嘆其忠厚臨行

索余題佛殿一額余屬趙春澗代書合掌曰誰書卽乞題誰名佛前勿作誑語爲易趙名乃持去後不再來近問滄州人無識之者矣又景城天齊廟一僧住持果成之第三弟子士人敬之無不稱曰三師父遂佚其名果成弟子頗不肖多散而托鉢四方惟此僧不墜宗風無大利知客市井氣亦無法座禪師驕貴氣戒律精苦雖千里亦打包徒步從不乘車馬先兄晴湖嘗遇之中途苦邀同車終不肯也官吏至廟待之禮無加田夫野老至廟待之禮不減多布施少布施無布施待之禮如一禪誦之餘惟端坐一室入其廟如無人者其行事如是

焉而已然里之男婦無不曰三師父道行清高及問其道行安在清高安在則茫然不能應其所以感動人心正不知何故矣嘗以問姚安公公曰據爾所見有不清不高處耶無不清不高即清高矣爾必欲錫飛杯渡乃爲善知識耶此一尼一僧亦彼法中之獨行者矣三師父

盤不久其名當有人知俟見鄉試諸孫輩使歸而詢之廟中

九州之大姦盜事無地無之亦無日無之均不爲異也至盜而稍別於盜而不能不謂之盜姦而稍別於姦究不能不謂之姦斯爲異矣盜而人許遂其盜姦而人許遂其姦斯更異矣乃又相觸立發相牽立息發如鼎沸

息如電掣不尤異之異乎舅氏安公五章言有中年失偶者已有子矣復買一有夫之婦幸控制有術猶可相安既而是人死平日私蓄悉在此婦手其子微聞而索之事無佐證婦弗承也後偵知其藏貯處乃夜中穴壁入室方開篋携出婦覺大號有賊家衆驚起各持械入其子倉皇從穴出迎擊之立踣即從穴入搜餘盜聞牀下喘息有聲羣呼尙有一賊共曳出繫縛比燈至審視則破額昏仆者其子牀下乃其故夫也其子甦後與婦各執一詞子云子取父財不爲盜婦云妻歸前夫不爲姦子云前夫可再合而不可私會婦云父財可索取而

不可穿窬互相詬誶勢不相下次日族黨密議謂涉訟  
兩敗徒玷門風乃陰爲調停使盡留金與其子而聽婦  
自歸故夫其難乃平然已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矣先叔  
儀南公曰此事巧於相值天也所以致有此事則人也  
不納此有夫之婦子何由而盜婦何由而姦哉彼所恃  
者力能駕馭耳不知能駕馭於生前不能駕馭於身後  
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灤陽續錄五

觀弈道人撰

戴東原言其族祖某嘗僦僻巷一空宅久無人居或言  
有鬼某厲聲曰吾不畏也入夜果燈下見形陰慘之氣  
砭人肌骨一巨鬼怒叱曰汝果不畏耶某應曰然遂作  
種種惡狀良久又問曰仍不畏耶又應曰然鬼色稍和  
曰吾亦不必定驅汝怪汝大言耳汝但言一畏字吾卽  
去矣某怒曰實不畏汝安可詐言畏任汝所爲可矣鬼  
言之再四某終不荅鬼乃太息曰吾住此三十餘年從  
未見強項似汝者如此蠢物豈可與同居奄然滅矣或

咎之曰畏鬼者常情非辱也謬荅以畏可息事寧人彼此相激伊於胡底乎某曰道力深者以定靜祛魔吾非其人也以氣凌之則氣盛而鬼不逼稍有牽就則氣餒而鬼乘之矣彼多方以餌吾幸未中其機械也論者以其說爲然

飲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千名義瀆倫常敗風俗皆王法之所必禁也若癡兒騃女情有所鍾實非大悖於禮者似不必苛以深文余幼聞某公在郎署時以氣節嚴正自任嘗指小婢配小奴非一年矣往來出入不相避也一日相遇於庭某公亦適至見二人笑容猶未

怒曰是淫奔也於律姦未婚妻者杖逐亟呼杖衆言兒女嬉戲實無所染婢眉與乳可驗也某公曰於律謀而未行僅減一等減則可免則不可卒並杖之創幾殆自以爲河東柳氏之家法不是過也自此惡其無禮故稽其婚期二人遂同役之際舉足趨趨無事之時望影藏匿跋前疋後日不聊生漸鬱悒成疾不半載內先後死其父母哀之乞合葬某公仍怒曰嫁殤非禮豈不聞耶亦不聽後某公歿時口喃喃似與人語不甚可辨惟非我不可於禮不可二語言之十餘度了了分明咸疑其有所見矣夫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古禮也某公於

孩稚之時卽先定婚姻使明知爲他日之夫婦朝夕聚處而欲其無情必不能也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古禮也某公僮婢無多不能使各治其事時時親相授受而欲其不通一語又必不能也其本不正故其末不端是二人之越禮實主人有以成之乃操之已愆處之過當死者之心能甘乎寃魄爲厲猶以於禮不可爲詞其斯以爲講學家乎

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貲始歸納婦納婦後仍出營利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剝或事故縈牽一二十載不得歸甚或金

盡裘敝耻還鄉里萍飄蓬轉不通音問者亦往往有之有李甲者轉徙爲鄉人靳乙養子因冒其姓家中不得其蹤跡遂傳爲死俄其父母並逝婦無所依寄食於母族舅氏家其舅本住鄰縣又學家逐什一商船南北歲無定居甲久不得家書亦以爲死靳乙謀爲甲娶婦會婦舅旅卒家屬流寓於天津念婦少寡非長計亦謀嫁於山西人他時尚可歸鄉里懼人嫌其無母家因詭稱已女衆爲媒合遂成其事合卺之夕以別已八年兩懷疑而不敢問宵分私語乃始了然甲怒其未得實據而遽嫁且詬且毆闔家驚起靳乙隔窻呼之曰汝之再娶



有婦亡之實據乎且流離播遷待汝八年而後嫁亦可諒其非得已矣甲無以應遂爲夫婦如初破鏡重合古有其事若夫再娶而仍元配婦再嫁而未失節載籍以來未之聞也姨丈衛公可亭曾親見之

滄州酒阮亭先生謂之麻姑酒然土人實無此稱著名已久而論者頗有異同蓋舟行來往皆沾於岸上肆中村釀薄醪殊不足辱杯肆又土人防徵求無饜相戒不以真酒應官雖笞捶不肯出十倍其價亦不肯出保陽制府尚不能得一滴他可知也其酒非市井所能釀必舊家世族代相授受始能得其水火之節候水雖取於

衛河而黃流不可以爲酒必於南川樓下如金山取江心泉法以錫罌沉至河底取其地漏之清泉始有冲虛之致其收貯畏寒畏暑畏濕畏蒸犯之則味敗其新者不甚佳必度閣至十年以外乃爲上品一罌可位四五金然互相餽贈者多耻於販鬻又大姓若戴呂劉王若張衛率多零替釀者亦稀故尤難得或運於他處無論肩運車運舟運一搖動卽味變運到之後必安靜處澄半月其味乃復取飲注壺時當以杓平挹數擺撥則味亦變再澄數日乃復姚安公嘗言飲滄酒禁忌百端勞苦萬狀始能得花前月下之一酌實功不補患不如遣

小豎隨意行沽反陶然自適蓋以此也其驗真偽法南川樓水所釀者雖極醉胸膈不作惡次日亦不病酒不過四肢暢適恬然高卧而已其但以衛河水釀者則否驗新陳法凡度閣二年者可再溫一次十年者溫十次如故十一次則味變矣一年者再溫卽變二年者三溫卽變毫釐不能假借莫知其所以然也董曲江前輩之叔名思任最嗜飲牧滄州時知佳酒不應官百計勸諭人終不肯破禁約罷官後再至滄州寓李進士銳巖家乃盡傾其家釀語銳巖曰吾深悔不早罷官此雖一時之戲謔亦足見滄酒之佳者不易得矣

先師李又聘先生言東光有趙氏者先生曾舉其字今不能記似尚是先嘗過清風店招一小妓侑酒偶語及某年宿此會

招一麗人留連兩夕計其年今未滿四十因舉其小名

妓駭曰是我姑也今尚在明日同至其家宛然舊識方握手寒溫其祖姑問客出視又大駭曰是東光趙君耶三十餘年不相見今髻雖欲白形狀聲音尚可畧辨君號非某耶問之亦少年過此所狎也三世一堂都無避忌傳杯話舊惘惘然如在夢中又住其家兩夕而別別時言祖籍本東光自其翁始遷此今四世矣不知祖墓猶存否因舉其翁之名乞爲訪問趙至家後偶以問鄉

之耆舊一人愕然良久曰吾今乃始信天道是翁卽君家門客君之曾祖與人訟此翁受怨家金陰爲反間訟因不得直日久事露愧而挈家逃以爲在海角天涯矣不意竟與君遇使以三世之婦償其業債也吁可畏哉又聃先生又言有安生者頗聰穎忽爲衆狐女攝入承塵上吹竹調絲行炙勸酒極嫖狎冶蕩之致隔紙聽之甚了了而承塵初無微隙不知何以入也燕樂旣終則自空擲下頭面皆傷損或至破骨流血調治稍愈又攝去如初毀其承塵則攝置屋頂其擲下亦如初然生殊不自言苦也生父購得一符懸壁上生見之卽戰慄伏

地魅亦隨絕問生符上何所見云初不見符但見兵將猙獰戈甲晃耀而已此狐以爲讐耶不應有燕昵之歡以爲媚耶不應有撲擲之酷忽喜忽怒均莫測其何心或曰是讐也媚之乃死而不悟然媚卽足以致其死又何必多此一擲耶

李滙川言有嚴先生忘其名與字值鄉試期近學子散後自燈下夜讀一館僮送茶入忽失聲仆地盪碎琤然嚴驚起視則一鬼披髮瞪目立燈前嚴笑曰世安有鬼爾必黠盜飾此狀欲我走避耳我無長物惟一枕一席爾可別往鬼仍不動嚴怒曰尚欲給人耶舉界尺擊之

瞥然而滅嚴周視無迹沉吟曰竟有鬼耶既而曰魂升於天魄降於地此理甚明世安有鬼殆狐魅耳仍挑燈琅琅誦不輟此生崛強可謂至極然鬼亦竟避之蓋執拗之氣百折不回亦足以勝之也又聞一儒生夜步廊下忽見一鬼呼而語之曰爾亦曾為人何一作鬼便無人理豈有深更昏黑不分內外竟入庭院者哉鬼遂不見此則心不驚怖故神不瞽亂鬼亦不得而侵之又故城沈丈豐功諱鼎勳姚安公之同年嘗夜歸遇雨泥潦縱橫與一奴扶掖而行不能辨路經一廢寺舊云多鬼沈丈曰無人可問且寺中覓鬼問之徑入繞殿廊呼曰鬼兄鬼兄

借問前途水深淺寂然無聲沈丈笑曰想鬼俱睡吾亦且小憩遂偕奴倚柱睡至曉此則襟懷灑落故作游戲耳

阿文成公平定伊犁時於空山捕得一瑪哈沁詰其何以得活曰打牲為糧耳問潛伏已久安得如許火藥曰蜚螻曝乾為末以鹿血調之曝乾亦可以代火藥但比硝磺力少弱耳又一蒙古台吉云烏銃貯火藥鉛丸後再取一乾蜚螻以細杖送入則比尋常可遠出一二十步此物理之不可解者然試之均驗又瘍醫殷贊庵云水銀能蝕五金金遇之則白鉛遇之則化凡戰陣鉛丸

陷入骨肉者割取至爲楚毒但以水銀自創口灌滿其鉛自化爲水隨水銀而出此不知驗否然於理可信田白岩言有士人傲居僧舍壁懸美人一軸眉目如生衣褶飄颺如動士人曰上人不畏擾禪心耶僧曰此天女散花圖堵芬木畫也在寺百餘年矣亦未暇細觀一夕燈下注目見畫中人似凸起一二寸士人曰此西洋界畫故視之若低昂何堵芬木也畫中忽有聲曰此妾欲下君勿訝也士人素剛直厲聲叱曰何物妖鬼敢媚我遽擊其軸欲就燈燒之軸中絮泣曰我鍊形將成一付祝融則形消神散前功付流水矣乞賜哀閔感且不

朽僧開俶擾亟來視士人告以故僧憬然曰我弟子居此室患瘵而死非汝之故耶畫不應旣而曰佛門廣大何所不容和尚慈悲宜見救度士怒曰汝殺一人矣今再縱汝不知當更殺幾人是惜一妖之命而戕無算人命也小慈是大慈之賊上人勿恡遂投之鑪中烟焰一熾血腥之氣滿室疑所殺不止一僧矣後入夜或嚶嚶有泣聲士人曰妖之餘氣未盡恐久且復聚成形破陰邪者惟陽剛乃市爆竹之成串者十餘京師謂之火鞭總結其信線爲一聞聲時驟然蕩之如雷霆砰磔窗扉皆震自是遂寂除惡務本此士人有焉

有與狐爲友者天狐也有大神術能攝此人於千萬里外凡名山勝境恣其游眺彈指而去彈指而還如一室也嘗云惟賢聖所居不敢至真靈所駐不敢至餘則披圖按籍惟意所如耳一日此人祈狐曰君能携我於九州之外能置我於人閨閣中乎狐問何意曰吾嘗出入某友家預後庭絲竹之宴其愛妾與吾目成雖一語未通而兩心互照但門庭深邃盈盈一水徒悵望耳君能於夜深人靜攝我至其繡閣吾事必濟狐沉思良久曰是無不可如主人在何曰吾偵其宿他姬所而往也後果偵得實祈狐偕往狐不俟其衣冠遽携之飛行至一

處曰是矣瞥然自去此人暗中摸索不聞人聲惟覺觸手皆卷軸乃主人之書樓也知爲狐所弄倉皇失措誤觸一几倒器玩落板上碎聲碎然守者呼有盜僮僕至啟鎖明燭執械入見有人瑟縮屏風後共前擊仆以繩急縛就燈下視之識爲此人均大駭愕此人故狡黠詭言偶與狐方忤被捉至此主人故稔知之拊掌揶揄曰此狐惡作劇欲我痛扶君耳姑免笞逐出因遣奴送歸他日與所親密言之且詈曰狐果非人與我相交十餘年乃賣我至此所親怒曰君與某交已不止十餘年乃借狐之力欲亂其閨闈此誰非人耶狐雖憤君無義

以游戲傲君而仍留君自解之路忠厚多矣使待君華服盛飾潛挈置主人卧榻下君將何詞以自文由此觀之彼狐而人君人而狐者也尚不自反耶此人愧沮而去狐自此不至所親亦遂與絕郭彤輪與所親有瓜葛故得其詳

老儒劉泰宇名定光以舌耕爲活有浙江醫者某携一幼子流寓二人甚相得因卜鄰子亦韶秀禮泰宇爲師醫者別無親屬瀕死託孤於泰宇泰宇視之如子適寒冬夜與共被有楊甲爲泰宇所不禮因造謗曰泰宇以故人之子爲變童泰宇憤恚問此子知尚有一叔爲糧

艘旗丁掌書筭因携至滄州河干借小屋以居見浙江糧艘一一遙呼問有某先生否數日竟得之乃付以姪其叔泣日夜夢兄云姪當歸故日日獨坐舵樓望兄又云楊某之事吾得直於神矣則不知所云也泰宇亦不明言悒悒自歸迂儒拘謹恒念此事無以自明因鬱結發病死燈前月下楊恒見其怒目視楊故獷悍不以爲意數載亦死妻別嫁遺一子亦韶秀有宦室輕薄子誘爲變童招搖過市見者皆太息泰宇或云肅寧人或云任邱人或云高陽人不知其審大抵住河間之西也跡其平生所謂歿而可祀於社者歟此事在康熙中年三

從伯燦宸公喜談因果嘗舉以爲戒久而忘之戊午五月十二日住密雲行帳夜半睡醒忽然憶及悲其名氏翳如至灤陽後爲錄大畧如右

常守福鎮番人康熙初隨衆剽掠捕得當斬曾伯祖光吉公時官鎮番守備奇其狀貌請於副將韓公免之且補以名糧收爲親隨光吉公罷官歸送公至家因留不返從伯祖鍾秀公嘗曰常守福矯捷絕倫少時嘗見其以兩足挂明樓雉堞上倒懸而掃磚線之雪四圍皆爭劇盜多能以足向上手向下倒抱樓角而登近雉堞處以磚凸出三寸四圍鑲之則不能登以足不能懸空也俗謂之持帚翩然而下如飛鳥落地真健兒也後光吉磚線

公爲娶妻生子聞今尚有後人爲四房和種云

門聯唐末已有之蜀幸寅遜爲孟昶題桃符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二語是也但今以朱箋書之爲異耳余鄉張明經晴嵐除夕前自題門聯曰三間東倒西歪屋一箇千錘百鍊人適有鍛鐵者求彭信甫書門聯信甫戲書此二句與之兩家望衡對宇見者無不失笑二人本辛酉拔貢同年頗契厚坐此竟成嫌隙凡戲無益此亦一端又董曲江前輩喜諧謔其鄉有演劇送葬者乞曲江於臺上題一額曲江爲書弔者大悅四字一邑傳爲口實致此人終身切齒幾爲其所構陷後曲江自悔



嘗舉以戒友朋云  
董秋原言有張某者少游州縣幕中年度足自贖卽閒居以蒔花種竹自娛偶外出數日其婦暴卒不及臨訣心恒悵悵如有失一夕燈下形見悲喜相持婦曰自被攝後有小罪過待發遣遂羈絆至今今幸勘結得入輪迴以距期尚數載感君憶念祈於冥官求視君亦夙緣之未盡也遂相繼絕如平生自此人定恒來鷄鳴輒去嫵婉之意有加然不一語及家事亦不甚問兒女曰人世囂襍泉下人得離苦海不欲聞之矣一夕先數刻至與語不甚荅曰少遲君自悟耳俄又一婦舉簾入形容

無二惟衣飾差別見前婦驚却前婦叱曰淫鬼假形媚人神明不汝容也後婦狼狽出門去此婦乃握張泣張恹恍莫知所爲婦曰凡餓鬼多託名以求食淫鬼多假形以行媚世間靈語往往非真此鬼本西市娼女乘君思憶投隙而來以盜君之陽氣適有他鬼告我故投訴社公來爲君驅除彼此時諒已受笞矣問今在何所曰與君本有再世緣因奉事翁姑外執禮而心怨望遇有疾病雖不冀幸其死亦不迫切求其生爲神道所錄降爲君妾又因懷挾私憤以語激君致君兄弟不甚睦再降爲媵婢須後公二十餘年生今尚浮游墟墓間也張

率引入幃曰幽明路隔恐干陰譴來生會了此願耳嗚咽數聲而滅時張父母已故惟兄別居乃詣兄具述其事友愛如初焉

有嫠婦年未二十惟一子甫三四歲家徒四壁又鮮族屬乃議嫁婦色頗艷其表戚某甲密遣一嫗說之曰我於禮無娶汝理然思汝至廢眠食汝能託言守志而私贖於我每月給貲若干足以贍母子兩家雖各巷後屋則僅隔一牆梯而來往人莫能窺也婦惑其言遂出入如外婦人疑婦何以自活然無迹可見姑以爲尚有蓄積而已久而某甲奴婢洩其事其子幼卽遣就外塾宿

至十七八亦稍聞繁言每泣諫婦不從狎昵雜坐反故使見聞冀杜其口子恚甚遂白晝入某甲家刺刃於心出於背而以借貸不遂遭其輕薄怒激致殺首於官官廉得其情百計開導卒不吐實竟以故殺論抵鄉鄰哀之好事者欲以片石表其墓乞文於朱梅厓前輩梅厓先一夕夢是子容色慘沮對而拱立至是憬然曰是可母作也不書其實則一凶徒耳烏乎表書其實則彰孝子之名適以傷孝子之心非所以妥其靈也遂力沮罷其事是夕又夢其拜而去是子也甘殞其身以報父讐復不彰母過以爲父辱可謂善處人倫之變矣或曰斬

其宗祀祖宗恫焉盍待生子而爲之乎是則講學之家責人無已非余之所敢聞也

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此言似迂而實信李雲舉言其兄憲威官廣東時聞一游士性迂僻過嶺干謁親舊頗有所獲歸裝襪被衣履之外獨有二巨篋其重四人乃能舁不知其何所携也一日至一換舟處兩舩相接束以巨繩扛而過忽四繩皆斷如刃截訇然墮板上兩篋皆破裂頓足悼惜急開檢視則一貯新端硯一貯英德石也石篋中白金一封約六七十兩紙裏亦綻方拈起審視失手落水中倩漁戶沒水求之僅得小半方

懊喪間同來舟子遽賀曰盜爲此二篋相隨已數日以岸上有人家不敢發吾惴惴不敢言今見非財物已唾而散矣君真福人哉抑陰功得神祐也同舟一客私語曰渠有何陰功但新有一癡事耳渠在粵日嘗以百二十金託逆旅主人買一妾云是一年餘新婦貧不舉火故鬻以自活到門之日其翁姑及壻俱來送皆羸病如乞丐臨入房互相抱持痛哭訣別已分手猶追數步更絮語媒媪強曳婦入其翁抱數月小兒向渠叩首曰此兒失乳生死未可知乞容其母暫一乳且延今日明日再作計渠忽躍然起曰吾謂婦見出耳今見情狀悽動

心脾卽引汝婦去金亦不必償也古今人相去不遠馬  
京之父吾豈不能爲哉竟對衆焚其券不知乃主人窺  
其忠厚僞飾已女以給之儻其竟納又別有狡謀也同  
寓皆知渠至今未悟豈鬼神卽錄爲陰功耶又一客曰  
是陰功也其事雖癡其心則實出於惻隱鬼神鑒察亦  
鑒察其心而已矣今日免禍卽謂緣此事可也被逆旅  
主人尚不知究竟何如耳先師又聘先生雲舉兄也謂  
雲舉曰吾以此客之論爲然余又憶姚安公言田丈耕  
野西征時遣平魯路守備李虎偕二千總將三百兵出  
游徼猝遇額魯特自閒道來二千總啟虎曰賊馬健退

走必爲所及請公率前隊扼山口我二人率後隊助之  
賊不知我多寡猶可以守虎以爲然率衆力鬪二千總  
已先遁蓋給虎與戰以稽時刻虎敗則去已遠也虎遂  
戰歿後蔭其子先捷如父官此雖受給而敗然受給適  
以成其忠故曰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此言似迂  
而實確

雲舉又言有人富甲一鄉積粟千餘石遇歲儉閉不肯  
糶忽一日徵集僕隸陳設概量手書一紅箋榜於門曰  
歲歉人饑何心獨飽今擬以歷年積粟盡貸鄉隣每人  
以一石爲律卽日各具囊篋赴領遲則粟盡矣附近居

民間聲雲合不一日而粟盡有請見主人申謝者則主人不知所往矣皇遽大索乃得於久鏽敝屋中酣眠方熟人至始欠伸衆驚愕掖起於身畔得一紙曰積而不散怨之府也怨之所歸禍之叢也千家饑而一家飽剽劫爲勢所必至不名實兩亡乎感君舊恩爲君市德希恕專擅是所深禱不省所言者何事詢知始末太息而已然是時人情洶洶實有焚掠之謀得是博施乃轉禍爲福此幻形之妖可謂愛人以德矣所云舊恩則不知其故或曰其家園中有老屋狐居之數十年屋圯乃移去意卽其事歟

小時聞乳母李氏言一人家與佛寺鄰偶寺廊躍下一小狐兒童捕得繫縛鞭箠皆懼伏不動放之則來往於院中絕不他往與之食則食不與亦不敢盜饑則向人搖尾而已呼之似解人語指揮之亦似解人意舉家憐之恒禁兒童勿凌虐一日忽作人語曰我名小香是鍾樓上狐家婢偶嬉戲誤事因汝家兒童頑劣罰受其蹂躪一月今限滿當歸故此告別問何故不逃避曰主人養育多年豈有逃避之理語訖作叩額狀翩然越墻而去時余家一小奴竊物遠颺乳母因說此事喟然曰此奴乃不及此狐

陳雲亭舍人言其鄉深山中有廢蘭若云鬼物據之莫能修復一僧道行清高徑往卓錫初一兩夕似有物窺伺僧不聞不見亦遂無形聲三五日後夜有野叉排闥入猙獰跳擲吐火噓烟僧禪定自若撲及蒲團者數四然終不近身比曉長嘯去次夕一好女至合什作禮請問法要僧不荅又對僧琅琅誦金剛經每一分訖輒問此何解僧又不荅女子忽旋舞良久振其雙袖有物簌簌落滿地曰此比散花何如且舞且退瞥眼無迹滿地皆寸許小兒蠕蠕幾千百爭緣肩登頂穿襟入袖或齧齧或搔爬如蚊蠅蝨之攢啞或抉剔耳目擘裂口鼻

如蛇蝎之毒螫撮之投地爆然有聲一輒分形爲數十彌添彌衆左支右詘因不可忍遂委頓於禪榻下久之蘇息寂無一物矣僧慨然曰此魔也非迷也惟佛力足以伏魔非吾所及浮屠不三宿桑下何必戀戀此土乎天明竟打包返余曰此公自作寓言譬正人之愠于羣小耳然亦足爲輕嘗者戒雲亭曰僕百無一長惟平生不能作妄語此僧歸路過僕家面上血痕細如亂髮實曾目覩之

老僕劉廷宜言雍正初佃戶張璜於褚寺東架團焦

俗謂之團焦焦字音轉也守瓜夜恒見一人行步遲重徐徐

向西北去一夕偶竊隨之視所往見至一叢冢處有十餘女鬼出迓即共狎笑蝶戲知為妖物然似是蠢蠢無所能乃藏火銃於團焦夜夜伺之一夜又見其過發銃猝擊旬然仆地秉火趨視乃一翁仲也次日積柴燭為灰亦無他異至夜夢十餘婦女羅拜曰此怪不知自何來力猛如熊虎凡新葬女魂無老少皆遭脅污有枝拒者登其墳頂踊躍數四即土陷棺裂無可棲身故不敢不從然飲恨則久矣今蒙驅除故來謝也後有從高川來者云石人窪馮道墓前馮道景城人所居今猶名相國莊距景城二三里墓則在今石人窪余幼時見殘缺石獸石翁仲尚有存者縣志云不知道墓所在蓋承舊志之誤也忽失一

石人乃知即是物也是物自五代至今始煉成形歲月不為不久乃甫能幻化即縱凶淫卒自取焚如之禍與邵二雲所言木偶其事畧同均可為小器易盈者鑒也外叔祖張公蝶莊家有書室頗軒敞周以迴廊中植芍藥三四十本花時香過鄰墻門客閔姓者携一僕下榻其中一夕就枕後忽外有女子聲曰姑娘致意先生今日花開又值好月邀三五女伴借一賞玩不致有禍於先生幸勿開門唐突足見雅量矣閔噤不敢荅亦不復再言俄微聞衣裳絳繚聲穴窻紙視之無一人影側耳諦聽時似喁喁私語若有若無都不辨一字跼躄枕席

睡不交曉三鼓以後似又聞步履聲俄而隔院犬吠俄而鄰家犬亦吠俄而巷中犬相接而吠近處吠止遠處又吠其聲迢遞向東北疑其去矣恐忤之招祟不敢啟戶天曉出視了無痕迹惟西廊塵上似畧有弓彎印亦不分明蓋狐女也外祖雪峯公曰如此看花何必更問主人殆問公莽莽有傖氣恐其偶然衝出致敗人意耳滄州有董華者讀書不成流落爲市肆司書筭復不能善事其長爲所排擠出以賣藥卜卦自給遂貧無立錐一母一妻以縫紵澣濯佐之猶日不舉火會歲饑枵腹杜門勢且俱斃聞鄰村富翁方買妾乃謀於母將鬻婦

以求活婦初不從華告以失節事大致母餓死事尤大乃涕泗曲從惟約以儻得生還乞仍爲夫婦華亦諾之婦故有姿富翁頗寵眷然枕席時有淚痕富翁固問毅然對曰身已屬君事事可聽君所爲至感憶舊恩則雖刀鋸在前亦不能斷此念也適歲再饑華與母並爲餓殍富翁慮有變匿不使知有一鄰媪偶洩之婦殊不哭癡坐良久告其婢媪曰吾所以隱忍受玷者一以活姑與夫之命一以主人年已七十餘度不數年卽當就木吾年尚少計其子必不留我我猶冀缺月再圓也今則已矣突起開樓窻踣身倒墜而死此與前錄所載福建



學院妾相類然彼以兒女情深互以身殉彼此均可以無恨此則以養姑養夫之故萬不得已而失身乃卒無救於姑與夫事與願違徒遭玷瀕痛而一決其憤恨尤可悲矣

余十歲時聞槐鎮一僧

槐鎮即金史之槐家鎮今作淮鎮誤也

農家子也

好飲酒食肉廟有田數十畝自種自食牧牛耕田外百無所知非惟經卷法器皆所不蓄昆盧袈裟皆所不具即佛龕香火亦在若有若無間也特首無髮室無妻子與常人小異耳一日忽呼集鄰里而自端坐破几上合掌語曰同居三十餘年今長別矣以遺蛻奉託可乎溘

真和尚

然而逝合掌端坐仍如故鼻垂兩玉筋長尺餘眾大驚異共為募木造龕舅氏安公實齋居丁家莊與相近知其平日無道行聞之不信自往視之以造龕未竟二日尚未歛面色如生撫之肌膚如鐵石時方六月蠅蚋不集亦了無尸氣竟莫測其何理也

喀喇沁公丹公言

號益亭名丹巴多爾濟姓烏梁汪氏蒙古王孫也

內廷都領

侍蕭得祿幼嘗給事其邸第偶見一黑物如猫卧樹下戲擊以彈丸其物甫一轉身即巨如犬再擊又一轉身遂巨如驢懼不敢復擊物亦自去俄而飛瓦擲磚變怪陡作知為狐魅惴惴不自安或教以繪像事之其祟乃

止後忽於几上得錢數十知為狐所酬始試收之祕不

肯語次日增至百文自是日有所增漸至盈千旋又改

為銀一錠重約一兩亦日有所增漸至一錠五十兩巨

金不能密藏遂為管領者所覺疑盜諸官庫榜掠訊問

幾不能自白然後知為狐所陷也夫飛土逐肉斷竹續竹飛土

遽加深責狐不能暢其志也餌之以利使盈其貪壑觸

彼禍羅狐乃得適所願矣此其設筭伏機原為易見徒

以利之所在遂令智昏反以為我禮既虔彼心故悅委

曲自解致不覺墮其設中昔夫差貪句踐之服事卒敗

於越楚懷貪商於之六百卒敗於秦北宋貪滅遼之割

地卒敗於金南宋貪伐金之助兵卒敗於元軍國大計

將相同謀尚不免於受餽况區區童稚烏能出老魅之

陰謀哉其敗宜矣又舉一近事日有刑曹某官之僕夫

睡中覺有舌舔其面舉石擊之踣而斃燭視乃一黑狐

剝之腹中有一小人首眉目宛然蓋所鍊嬰兒未成也

翼日為主人御車歸狐憑附其身舉橙擊主人且厲聲

陳其枉死狀蓋欲報之而不能欲假手主人以鞭笞洩

其憤耳此二狐同一復讐余謂此狐之悍而直勝彼狐

之陰而險也

丹公又言科爾沁達爾汗王一僕嘗行路拾得二瓊囊其一滿貯人牙其一滿貯人指爪心頗詫異因擲之水中旋一老嫗倉皇至左顧右盼似有所覓問僕曾見二囊否僕荅以未見嫗知爲所毀棄遽大憤怒折一木枝奮擊僕僕徒手與搏覺其衣裳柔脆如蒞草之心肌肉虛鬆似蓮房之穰指所握處輒破裂然放手卽長合如故又如抽刀之斷水互鬪良久嫗不能勝乃舍去臨去顧僕誓曰少則三月多則三年必褫汝魄然至今已逾三年不能爲祟知特大言相恐而已此當是鍊形之鬼取精未足不能凝結成質故仍聚氣而爲形其蓄人牙

爪者牙者骨之餘爪者筋之餘殆欲合煉服餌以堅固其質耳

田侯松巖言今歲六月有扈從侍衛和升卒於灤陽馬蘭鎮總兵愛公星阿與和親舊爲經理棺衾送其骨歸葬一夕如廁缺月微明見一人如立烟霧中問之不言叱之不動愛公故能視鬼凝神諦審乃和之魂也因拱而祝曰昔斂君時物多不備我力緜薄君所深知今形見豈有所責耶不言不動如故又祝曰聞歿於塞外者不焚路引其鬼不得入關曩偶忘此君母乃爲此來耶魂卽稽首至地倏然而隱愛公爲具牒於城隍後不復

見又扈從

南巡時與愛公同寓江寧承天寺規模宏壯樓閣表延所住亦頗軒敞一日方共坐忽樓窗六扇無風自開俄又自闔愛公視之曰有一僧坐北牖上其面橫潤鬚鬣鬣如久未剃目瞪視而項微僂蓋縊鬼也以問寺僧僧不能諱惟怪何以識其貌疑有人洩之不知愛公之自能視也又偶在船頭戲拈篙刺水忽擲篙却避面有驚色怪詰其故曰有溺鬼緣篙欲上也戊午八月宴蒙古外藩於清音閣愛公與余連席余以松巖所語叩之云皆不妄然則隨處有鬼亦復如人此求歸之鬼有繫戀

心開窗之鬼有爭據心緣篙之鬼有競鬪心其得失勝負喜怒哀樂更當一一如人是膠膠擾擾地下尚無了期釋氏講懺悔解脫聖人之法亦使有所歸而不爲厲其深知鬼神之情狀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莊周曰嗟來桑扈乎而已反其真特就耳目所及言之耳

風曰望來桑豈平而日又其真非想耳目泯又言之且  
其彩映良輒之辭狀矣于負曰大是取平吾于息焉其  
其野刃齧齒則泯銀聖人之志亦對有泯而而不為  
負喜怒定榮更當一一吹人長嘯颯颯此不尚無了  
心開密之思百年懃心絲高之思百鍊心其掛尖細

閔徵草堂筆記卷二十四

灤陽續錄六

觀弈道人撰

狐能詩者見於傳記頗多狐善畫則不概見海陽李丈  
碩亭言順治康熙間周處士瑒薄游楚豫周以畫松名  
有士人倩畫書室一壁松根起於西壁之隅盤擎夭矯  
橫迤北壁而纖末猶掃及東壁一二尺覺濃陰入座長  
風欲來置酒邀社友共賞方攢立壁下指點贊嘆忽一  
友拊掌絕倒眾友俄亦開堂蓋松下畫一秘戲圖有大  
木榻布長簟一男一婦裸而好合流目送盼媚態宛然  
旁二侍婢亦裸立一揮扇驅蠅一以兩手承婦枕防蹂

躡墜地乃士人及婦與媵婢小像也譁然趨視眉目逼真雖僮僕亦辨識其面貌莫不掩口士人恚甚望空指劃詈妖狐忽檐際大笑曰君太傷雅曩聞周處士畫松未嘗目睹昨夕得觀妙迹坐卧其下不能去致失避君未嘗拋磚擲瓦相忤也君遽毒詈心實不平是以與君小作劇君尙不自反乖戾如初行且繪此像於君家白板扉博途人一粲矣君其圖之益士人先一夕設供客具與奴子秉燭至書室突一黑物衝門去士人知爲狐魅曾諾厲也衆爲慰解請入座設一虛席於上不見其形而語音琅然行酒至前輒盡惟不食餽饌曰不茹葷

四百餘年矣瀕散語士人曰君太聰明故往往以氣凌物此非養德之道亦非全身之道也今日之事幸而遇我儻遇負氣如君者則難從此作矣惟學問變化氣質願留意焉丁寧鄭重而別回視所畫淨如洗矣次日書室東壁忽見設色桃花數枝襯以青苔碧草花不甚密有已開者有半開者有已落者有未落者有落未至地隨風飛舞者八九片反側橫斜勢如飄動尤非筆墨所能到上題二句曰芳草無行徑空山正落花按此二句道之不署姓名知狐以答昨夕之酒也後周處士見之嘆曰都無筆墨之痕覺吾畫猶努力出棧有心作態

景城北岡有元帝廟明末所建也歲久壁上徽迹隱隱成峯巒起伏之形望似遠山籠霧余幼時尚及見之廟祝棋道士病其晦昧使畫工以墨鉤勒遂似削圓方竹今廟已圯盡矣棋道士不知其姓以癖于象戲故得此名或以爲齊姓誤也棋至劣而至好勝終日丁丁然不休對局者或倦求去至長跪留之嘗有人指對局者一著銜之次骨遂拜緣章詛其速死又一少年偶誤一著道士倖勝少年欲改著喧爭不許少年粗暴起欲相毆惟笑而却避曰任君擊折我肱終不能謂我今日不勝也亦可云癡物矣

酒有別腸信然八九十年來余所聞者顧俠君前輩稱第一繆文子前輩次之余所見者先師孫端人先生亦入當時酒社先生自云我去二公中間猶可著十餘人次則陳句山前輩與相敵然不以酒名近時路晉清前輩稱第一吳雲巖前輩亦駸駸爭勝晉清曰雲巖酒後彌溫克是卽不勝酒力作意矜持也驗之不謬同年朱竹君學士周稚圭觀察皆以酒自雄雲巖曰二公徒豪舉耳搨陣喧呶潑洒幾半使坐而靜酌則敗矣驗之亦不謬後輩則以葛臨溪爲第一不與之酒從不自呼一杯與之酒雖盆盎無難色長鯨一吸涓滴不遺嘗飲余

家與諸桐嶼吳惠叔等五六人角至夜漏將闌眾皆酪  
酏或失足顛仆臨溪一一指揮僮僕扶掖登榻然後從  
容登輿去神志湛然如未飲者其僕曰吾相隨七八年  
從未見其獨酌亦未見其偶醉也惟飲不擇酒使嘗酒  
亦不甚知美惡故其同年以登徒好色戲之然亦罕有  
矣惜不及見顧繆二前輩一決勝負也端人先生恒病  
余不能飲曰東坡長處學之可也何併其短處亦刻畫  
求似及余典試得臨溪以書報先生先生覆札曰吾再  
傳有此君聞之起舞但終恨君是蜂腰耳前輩風流可  
云佳話今老矣久不預少年文酒之會後來居上又不

知為誰矣

高官農家畜一牛其子幼時日與牛嬉戲攀角捋尾皆  
不動牛或齶兒頂舐兒掌兒亦不懼稍長使之牧兒出  
即出兒歸即歸兒行即行兒止即止兒睡則卧于側有  
年矣一日往牧牛忽狂奔至家頭頸皆浴血跳踉哮吼  
以角觸門兒父出視即掉頭回舊路知必有變盡力追  
之至野外則兒已破顱死又一人橫卧道左腹裂腸出  
一棗棍棄於地審視乃三果莊盜牛者三果莊回民所聚滄州盜藪也  
始知兒為盜殺牛又觸盜死也是牛也有人心焉又西  
商李盛庭買一馬極馴良惟路逢白馬必立而注視鞭



策不肯前或望見白馬必馳而追及銜勒不能止後與原主談及原主曰是本白馬所生時時覓其母也是馬也亦有人心焉  
余八歲時聞保母丁媪言某家有特牛跛不任耕乃鬻諸比隣屠肆其犢甫離乳視宰割其母牟牟鳴數日後見屠者卽奔避奔避不及則伏地戰栗若乞命狀屠者或故逐之以資笑噓不以為意也犢漸長甚壯健畏屠者如初及角旣堅利乃伺屠者側卧橈上一觸而貫其心遽馳去屠者婦大號捕牛衆憫其為母復讐故緩追逸之竟莫知所往時丁媪之親串殺人遇赦獲免仍與

其子同里閨丁媪故竊舉是事為之憂危明讐不可狎也余則取犢有復讐之心知力弗勝故匿其鋒隱忍以

求一當非徒孝也抑亦智焉黃帝巾机銘曰机是本字校者或以

為破體俗書改日中必慧案漢書賈誼傳引此句作慧為機字反誤六韜引此句作慧音義並同

操刀必割言機之不可失也越絕書子貢謂越王曰夫有謀人之心使人知之者危也言機之不可洩也孫子

曰善用兵者閉門如處女出門如脫兔斯言當矣

姜慎思言乾隆己卯夏有江南舉子以京師逆旅多湫隘乃稅西直門外一大家墳院讀書偶晚涼樹下散步遇一女子年十五六頗白皙挑與語不嗔不答轉墻角

自去夜半睡醒似門上了鳥微有聲疑爲盜呼僮不應  
自起隔門罅窺之乃日間所見女子也知其相就急啟  
戶擁以入女子自言爲守墳人女家酷貧父母並拙鈍  
恆恐嫁爲農家婦頃蒙顧盼意不自持故從墻缺至君  
處君富貴人自必有婦儻能措百金與父母則爲妾媵  
無悔父母嗜利亦必從也舉子諾之遂相繾綣至雞鳴  
乃去自是夜半恆至妖媚冶蕩百態橫生舉子以爲巫  
山洛水不是過也一夜來稍遲舉子自步月候之乃忽  
從樹杪飛下舉子頓悟曰汝毋乃狐耶女子殊不自諱  
笑而應曰初恐君駭怖故託虛詞今情意已深不妨明

告將來游宦四方有一隱形隨侍之妾不煩車馬不擇  
居停不需衣食晝可攜于懷袖夜卽出而薦枕席不愈  
於千金買笑耶舉子思之計良得自是潛住書室不待  
夜度矣然每至秉燭則外出夜半乃返或微露髻亂釵  
橫狀舉子疑之而未決旣而與其變童亂旋爲一僕所  
窺亦並與亂庖人知之亦續狎焉一日晝與變僮寢舉  
子潛扼殺之遂現狐形因埋於墻外半月後有老翁詣  
舉子曰吾女託身爲君妾何忽見殺舉子憤然曰汝知  
汝女爲吾妾則易言矣夫兩雄共雌爭而相戕是爲妬  
姦於律當議抵汝女旣爲我妾明知非人而我不改盟

則夫婦之名分定矣而既淫於他人又淫於我僕我爲  
本夫例得捕姦殺之又何罪耶翁曰然則何不殺君僕  
舉子曰汝女死則形見此則皆人也手及四人而執一  
死狐爲罪案使汝爲刑官能據以定讞乎翁俛首良久  
以手拊膝曰汝自取也夫吾誠不料汝至此振衣自去  
舉子旋移居準提菴與慎思隣房其變童與狐尤昵銜  
主人之太忍具洩其事於慎思故得其詳

吉木薩烏魯木齊所屬地屯兵張鳴鳳調守卡倫單管瞭望之名與一

菜園近灌園叟年六十餘每遇風雨輒借宿於卡倫一  
夕鳴鳳醉以酒而淫之叟醒大恚控於營弁驗所創尙

禾平申上官除鳴鳳糧時鳴鳳年甫二十衆以爲必無  
此理或疑叟或會竊汚鳴鳳故此相報然覆鞫兩造皆  
不承咸云怪事有官奴玉保曰是固有之不爲怪也曩  
牧馬南山爲射雉者驚馬逸懼遭責罰入深山追覓倉  
皇失道愈轉愈迷經一晝夜不得出遙見林內屋角急  
往投之又慮是盜巢或見戕害且伏草間覘情狀良久  
有二老翁攜手笑語出坐磐石上擁抱偎倚意殊褻狎  
俄左一翁牽右一翁伏石畔恣爲淫媒我方以窺見陰  
私懼殺我滅口惴惴蜷縮不敢動乃彼望見我了無愧  
怍共呼使出詢問何來取二餅與食指歸路曰從某處

見某樹轉至某處見深澗沿之行一日可至家又指最高一峯曰此是正南迷卽望此知方向又曰空山無草汝馬已饑而自歸此間熊與狼至多勿再來也此歸家馬果先返今張鳴鳳愛六十之叟非此老翁類乎據其所言天下真有理外事矣惟二翁不知何許人遁跡深山似亦修道之士何以所爲乃如此因樹屋書影記仙人馬繡頭事稱其比及頑童云中有真陰可採是容城術非但御女兼亦御男然採及老翁有何裨益卽修煉果有此法亦邪師外道而已上真定無此也

張助教潛亭言昔與一友同北上夜宿逆旅間綵繒有

聲或在窗外或在室之外間初以爲蟲鼠不甚訝後微聞嘆息乃始慄然偵之無睹也至紅作埠偶忘收筆硯夜分聞有閣筆聲次早几上有字迹陰黯慘淡似有似無諦審乃一詩其詞曰上巳好鶯花寒食多風雨十年汝憶吾千里吾隨汝相見不得親情立自悽楚野水青茫茫此別終萬古似香魂怨抑之語然潛亭自憶無此人友自憶亦無此人不知其何以來也程魚門曰君肯誦是詩定無是事恐貴友諱言之耳衆以爲然

同年胡侍御牧亭人品孤高學問文章亦具有根柢然性情疎濶絕不解家人生產事古所謂不知馬幾足者

始於似之奴輩玩弄如嬰孩嘗留余及曹慕堂朱竹君錢辛楣飯肉三盤蔬三盤酒數行耳聞所費至三四金他可知也同年偶談及相對太息竹君憤尤甚乃盡發其姦迫逐之然結習已深密相授受不數月仍故轍其黨類布在士大夫家爲竹君騰謗反得喜事名於是人皆坐視惟以小人爲黨君子無黨姑自解嘲云爾後牧亭終以貧困鬱鬱死死後一日有舊僕來哭盡哀出三十金置几上跪而祝曰主人不迎妻子惟一身寄居會館月俸本足以溫飽徒以我輩剝削致薪米不給彼時以京師長隨連衡成局有忠于主人者共排擠之使無

食宿地故不敢立異同不虞主人竟以是死中心愧悔夜不能眠今盡獻所積助棺斂冀少贖地獄罪也祝訖自去滿堂賓客之僕皆相顧失色陳裕齋因舉一事曰有輕薄子見少婦獨哭新墳下走往挑之少婦正色曰實不相欺我狐女也墓中人耽我之色至病瘵而亡吾感其多情而愧其由我而殞命已自誓於神此生決不再偶爾無妄念徒取禍也此僕其類此狐歟然余謂終賢於掉頭竟去者

田侯松巖言幼時居易州之神石莊

土人云本名神子莊以嘗出一神童

故也後有三巨石隕於莊北如春秋宋國之事故改今名在易州西南二十餘里

偶與僮輩嬉

戲馬廐中見煮豆之錮凸起鐵泡十數並形狹而長僅輩以石破其一中有蟲長半寸餘形如柳蠹色微紅惟

四短足與其首皆作黑色而油然有光取出猶蠕蠕能動因一一破視一泡一蟲狀皆如一又言頭等待衛常

君青此又別一常君與常大宗伯同名乾隆癸酉戍守西域卓帳南山

之下塞外山脈自西南趨東北西域三十六國俠之以居在山南者呼曰北山在北者呼曰南山其實

也一山山半有飛瀑二丈餘其泉甚甘會冬月冰結取水

於河其水湍悍而性冷食之病人不得已仍鑿瀑泉之冰水竅甫通卽有無數冰丸隨而涌出形皆如橄欖破

之中有白蟲如蚕其口與足則深紅殆所謂冰蚕者歟

此與鐵中之蟲鍛而不死均可謂異聞矣然天地之氣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極陽之內必伏陰極陰之內必伏

陽八卦之對待坎以二陰包一陽離以二陽包一陰六

十四卦之流行陽極於乾卽一陰生下而為姤陰極於坤卽一陽生下而為復其靜也伏斯歛歛斯鬱焉其動

也鬱斯蒸蒸斯化焉至於化則生生不已矣特冲和之氣其生有常偏勝之氣其生不測冲和之氣無地不生

偏勝之氣或生或不生耳故沸鼎炎燔寒泉沍結其中皆可以生蟲也崔豹古今注載火鼠生炎洲火中績其

手為布入火不燃今洋船多有之先兄晴湖蓄數尺余

嘗試之又神異經載冰鼠生北海冰中穴冰而居嚙冰而食歲久大如象冰破即死歐羅巴人曾見之謝梅莊前輩戍烏里雅蘇台時亦曾見之是獸且生於火與冰矣其事似異實則常理也

數皆前定故鬼神可以前知然有其事尚未發萌其人尚未舉念又非吉凶禍福之所關因果報應之所繫游戲瑣屑至不足道斷非冥籍所能預註者而亦往往能前知乾隆庚寅有翰林偶遇乩仙因問宦途乩判一詩曰春風一笑手扶筇桃李花開潑眼濃好是尋香雙蝶蝶粉墻纔過巧相逢茫不省為何語俄

試翰林以編修改知縣衆謂次句隱用河陽一縣花事可云有驗然其餘究不能明比同年往慰司閩者法杖蹙蹙出蓋朝官僕隸視外吏如天上人司閩者得主人外轉信方立堦上喜而躍曰吾今日登仙矣不虞失足遂損其脛故杖而行也數日後微聞一日遣二僕而罪狀不明旋有洩其事者曰二僕皆謀為司閩而無如先已有跛者乃各陰飾其婦俟主人燕息誘而蠱之至夕一婦私具餅餌一婦私煎茶皆暗中摸索至書齋廊下猝然相觸所賁俱傾愧不自容轉怒而相詬主人不欲深究故善遣去於是詩首句三四句並驗此乩可謂

靈鬼矣然何以能前知此等事終無理可推也

馬夫人僱一針

線人曾在是家云二僕謀奪司閹則有之初無自獻其婦意乃私謀於一黠僕黠僕為畫此策均與約是日有暇可乘隙以進而不使相知故致兩敗二僕逐後黠僕又黨附於跋者遊遊效館跋者知其有伏機陽使先往待而陰告主人往捕跋黠僕亦敗嗟乎一州縣官司閹耳而此四人者互相傾軋至輾轉多方而不已黃雀螳螂之喻茲其明驗矣附記之以著世情之險

余官兵部尚書時往良鄉送征湖北兵小憇長新店旅

舍見壁上有歸雁詩二首其一曰料峭西風雁字斜深

秋又送汝還家可憐飛到無多日二月仍來看杏花其

二曰水濶雲深伴侶稀蕭條只與燕同歸惟嫌來歲鳥

衣巷却向雕梁各自飛末題晴湖二字是先兄字也然

語意筆迹皆不似先兄當別一人或曰有鄭君名鴻撰

亦字晴湖

偶見田侯松巖持畫扇筆墨秀潤大似衡山云其親串

德君芝麓所作也上有一詩曰野水平沙落日遙半山

紅樹影蕭條酒樓人倚孤樽坐看我騎驢過板橋風味

翛然有塵外之致復有德君題語云是卓悟庵作畫即

畫此詩意故並錄此詩殆亦愛其語也田侯云悟庵名

卓禮圖然不能詳其始末大抵沉於下僚者逸情高韻

而名氏翳如錄而存之亦郭恕先之遠山數角耳

古人祠宇俎豆一方使後人挹想風規生其效法是即



維風勵俗之教也其間精靈常在盼蠻如聞者所在多有依託假借憑以獵取血食者間亦有之相傳有士人宿陳留一村中因溽暑散步野外黃昏後冥色蒼茫忽遇一人相揖俱坐老樹之下叩其鄉里名姓其人云君勿相驚僕卽蔡中郎也祠墓雖存享祀多缺又生叨士流歿不欲求食於俗輩以君氣類故敢布下沈明日賜一野祭可乎士人故雅量亦不恐怖因詢以漢末事依違酬答多羅貫中三國演義中語已竊疑之及詢其生平始末則所述事迹與高則誠琵琶記織悉曲折一一皆同因笑語之曰資斧匱乏實無以享君君宜別求有

乃者惟一語囑君自今以往似宜求後漢書三國志中郎文集稍稍一觀於求食之道更近耳其人面頰徹耳躍起現鬼形去是影射歛財之術鬼亦能之矣

梁谿堂言有客遊粵東者婦死寄柩於山寺夜夢婦曰寺有厲鬼伽藍神弗能制也凡寄柩僧寮者男率爲所役女率爲所污吾力拒弗能免也君盍訟於神醒而憶之了了乃炷香祝曰我夢如是其春睡迷離耶意想所造耶抑汝真有靈耶果有靈當三夕來告我已而再夕夢皆然乃牒訴於城隍數日無盼蠻一夕夢婦來曰訟若得直則伽藍爲失糾舉山神社公爲失約束於陰律

皆獲譴故城隍躊躇未能理君盍再具牒稱將詣江西  
訴於正乙真人則城隍必有處置矣如所言具牒投之  
數日又夢婦來曰昨城隍召我諭曰此鬼原居此室中  
是汝侵彼非彼攝汝也男女共居一室其僕隸往來形  
迹嫌疑或所不免汝訴亦不爲無因今爲汝重笞其僕  
隸已足謝汝何必堅執姦污自博不貞之名乎從來有  
事不如化無事大事不如化小事汝速令汝夫移柩去  
則此案結矣再四思之凡事可已則已何必定與神道  
爭反激意外之患君卽移我去可也問城隍旣不肯理  
何欲訴天師卽作是調停曰天師雖不治幽冥然遇有

控訴可以奏章於

上帝諸神弗能阻也城隍亦恐激意外患故委曲消弭  
使兩造均可以已耳語訖鄭重而去其夫移柩於他所  
遂不復夢此鬼苟能自救卽無多求亦可云解事矣然  
城隍旣爲明神所司何事毋乃聰明而不正直乎且養  
癰不治終有釀爲大獄時併所謂聰明者毋乃亦通蔽  
各半乎

田白巖言濟南朱子青與一狐友但聞聲而不見形亦  
時預文酒之會詞辯縱橫莫能屈也一日有請見其形  
者狐曰欲見吾真形耶真形安可使君見欲見吾幻形

耶是形既幻與不見同又何必見衆固請之狐曰君等  
意中覺吾形何似一人曰當龐眉皓首應聲卽現一老  
人形又一人曰當僂風道骨應聲卽現一道士形又一  
人曰當星冠羽衣應聲卽現一仙官形又一人曰當貌  
如童顏應聲卽現一嬰兒形又一人戲曰莊子言姑射  
神人綽約若處子君亦當如是卽應聲現一美人形又  
一人曰應聲而變是皆幻耳究欲一睹真形狐曰天下  
之大孰皆以真形示人者而欲我獨示真形乎大笑而  
去子青曰此狐自稱七百歲蓋閱歷深矣  
舅氏實齋安公曰講學家例言無鬼鬼吾未見鬼語則

吾親聞之雍正壬子鄉試返宿白溝河屋三楹余住西  
間先一南士住東間交相問訊因沽酒夜談南士稱與  
一友爲總角交其家酷貧亦時周以錢粟後北上公車  
適余在某巨公家司筆墨憫其飄泊邀與同居遂漸爲  
主人所賞識乃披余家事潛造蜚語擠余出而據余館  
今將托鉢山東天下豈有此無良人耶方相與太息忽  
窻外嗚嗚有泣聲良久語曰爾尙責人無良耶爾家本  
有婦見我在門前買花粉詭言未娶誑我父母贅爾於  
家爾無良否耶我父母患疫先後歿別無親屬爾據其  
宅收其資而棺衾祭葬俱草草與死一奴婢同爾無良

否耶爾婦附糧艘尋至入門與爾相詬厲即欲逐我既  
 而知原是我家爾衣食於我乃暫容留爾巧說百端降  
 我為妾我苟求寧靜忍淚曲從爾無良否耶既據我宅  
 索我供給又虐使我呼我小名動使伏地受杖爾反代  
 彼擎我項背按我手足叱我勿轉側爾無良否耶越年  
 餘我財產衣飾剝削並盡乃鬻我於西南來相我時我  
 不肯出又痛捶我致我途窮自盡爾無良否耶我歿後  
 不與一柳棺不與一紙錢復禡我做衣僅存一袴裹以  
 蘆蓆葬叢冢爾無良否耶吾訪於神明今來取爾爾尚  
 責人無良耶其聲哀厲同住並聞南士驚怖瑟縮莫措

一詞遽噉然仆地余慮或牽涉未曉即行不知其後如  
 何諒無生理矣因果分明了然有據但不知講學家見  
 之又作何道詞耳

張浮槎秋坪新語載余家二事其一記先兄晴湖家東

樓鬼此樓在兄宅之西以先世未析產時樓在宅之東故沿其舊名其事不虛但委曲

未詳耳此樓建於明萬歷乙卯距今百八十四年矣樓

上樓下凡縊死七人故無敢居者是夕不得已開之遂

有是變殆形家所謂凶方歟然其側一小樓居者子孫

蕃衍究莫明其故也其一記余子汝信臨歿事亦十得

六七惟作西南語索遺事則野鬼假託以求食後窮詰

其姓名居址年月與見聞此事之人乃詞窮而去汝佶  
與債家涉訟時刑部曾細核其積逋數目具有案牘亦  
無此條蓋張氏紀氏爲世姻婦女遞相述說不能無纖  
毫增減也嗟乎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魯史  
且然况稗官小說他人記吾家之事其異同吾知之他  
人不能知也然則吾記他人家之事據其所聞輒爲敘  
述或虛或實或漏他人得而知之吾亦不得知也劉後  
村詩曰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  
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匪今斯今振古如茲矣惟不  
失忠厚之意稍存勸懲之旨不顛倒是非如碧雲騶不

懷挾恩怨如周秦行記不描摹才子佳人如會真記不  
繪畫橫陳如秘辛冀不見擯於君子云爾

亡兒汝佶以乾隆甲子生幼頗聰慧讀書未多卽能作  
八比乙酉舉於鄉始稍稍治詩古文尙未識門徑也會  
余從軍西域乃自從詩社才士游遂誤從公安竟陵兩  
派入後依朱子類於泰安見聊齋志異抄本時是書  
尙未又

誤墮其窠曰竟沉淪不返以訖於亡故其遺詩遺文僅  
付孫樹庭等存乃父手澤余未一爲編次也惟所作雜  
記尙未成書其間瑣事時或可采因爲簡擇數條附此  
錄之末以不沒其篝燈呵凍之勞又惜其一歸彼法百

事無成徒以此無關著述之詞存其名字也  
花隱老人居平陵城之東鵲華橋之西不知何許人  
亦不自道真姓字所居有亭臺水石而時花尤多居  
常不與人交接然有看花人來則無弗納曳杖僂僂  
前導手無停指口無停語惟恐人之不及知不及見  
也園無隙地殊香異色紛紛拂拂一往無際而蘭與  
菊與竹尤擅天下之奇蘭有紅有素菊有墨有綠又  
有丹竹純赤玉竹純白其他若方若斑若紫若百節  
雖非目所習見尙爲耳所習聞也異哉物之聚於所  
好固如是哉

士人某寓岱廟之環詠亭時已深冬北風甚勁擁鑪  
夜坐冷不可支乃息燭就寢既覺見承塵紙破處有  
光異之披衣潛起就破處審視見一美婦長不滿二  
尺紫衣青袴著紅履纖瘦如指髻作時世粧方爇火  
炊飯竈旁一短足几几上錫槃熒然因念此必狐也  
正疑視間忽然一噓婦驚觸几燈覆遂無所見曉起  
破承塵視之黃泥小竈光潔異常鐵釜大如碗飯猶  
未熟也小錫槃倒置几下油痕狼藉惟爇火處紙不  
燃殊可怪耳

徂徠山有巨鱗二形不類鱗頂有角如牛赤黑色望

之有光其身長約三四丈蜿蜒深澗中澗廣可一畝長可半里兩山夾之中一隙僅三尺許游人登其巔對隙俯窺則蟒可見相傳數百年前頗爲人害有異僧禁制遂不得出夫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似此亦無足怪獨怪其蟄伏數百年而能不饑渴也

泰安韓生名鳴岐舊家子業醫嘗夤夜騎馬赴人家忽見數武之外有巨人長十餘丈生膽素豪搖鞚徑過相去咫尺卽揮鞭擊之頓縮至三四尺短髮蓬鬢狀極醜怪屑吻翕闕格格有聲生下馬執鞭逐之其行緩澁蹣跚地上意頗窘旣而身縮至一尺而首大

如甕似不勝載殆欲顛仆生且行且逐至病者家乃不見不知何怪也汶陽范灼亭說

戊寅五月二十八日吳林塘年五旬時居太平館中余往爲壽座客有能爲烟戲者年約六十餘口操南音談吐風雅不知其何以戲也俄有僕攜巨烟筒來中可受烟四兩爇火吸之且吸且咽食頃方盡索巨盃瀹茗茗飲訖謂主人曰爲君添鶴算可乎卽張吻吐鶴二隻飛向屋角徐吐一圈大如盤雙鶴穿之而過往來飛舞如擲梭然旣而嘎喉有聲吐烟如一線亭亭直上散作水波雲狀諦視皆寸許小鶴鵠鵠左

右移時方滅衆皆以爲日所未睹也俄其弟子繼至  
奉一觴與主人曰吾技不如師爲君小作劇可乎呼  
吸間有朶雲飄縹筵前徐結成小樓閣雕欄綺窗歷  
歷如畫曰此海屋添籌也諸客復大驚以爲指上毫  
光現玲瓏塔亦無以喻是矣以余所見諸說部如擲  
盃化鶴頃刻開花之類不可殫述毋亦實有其事後  
之人少所見多所怪乎如此事非余目睹亦終不信  
也

豫南李某酷好馬嘗於遵化牛市中見一馬通體如  
墨映日有光而腹毛則白於霜雪所謂烏雲托月者  
也高六尺餘駿尾鬃然足生爪長寸許雙目瑩澈如  
水精其氣昂昂如雞羣之鶴李以百金得之愛其神  
駿芻秣必身親然性至獐劣每覆障泥須施絆鎖有  
力者數人左右把持然後可乘按轡徐行不覺其駛  
而瞬息已百里有一處去家五日程午初就道比至  
則日未銜山也以此愈愛之而畏其難控亦不敢數  
乘一日有偉丈夫碧眼虬髯欵門求見自云能教此  
馬引就櫪下馬一見卽長鳴此人以掌擊左右肋始  
弭耳不動乃牽就空屋中闔戶與馬盤旋李自隙窺  
之見其手提馬耳喃喃似有所云馬似首肯徐又提



耳喃喃如前馬亦似首肯李大驚異以爲真能通馬語也少間啓戶引韁授李馬已汗如濡矣臨行謂李曰此馬能擇主亦甚可喜然其性未定恐或傷人今則可以無慮也馬自是馴良經二十餘載骨幹如初後李至九十餘而終馬忽逸去莫知所往

此馬高六尺餘鬃鬣俱澤然其出入是皆變文曰



